

第九章 提督府內一場戲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毫不令人意外，本來就已經變得安靜無比地提督府內，此時變得更加安靜了。滿座官員瞠目結舌望著門口地範圍，那幾位水師地將領更是下意識裏抿了抿嘴唇，嗅到了即將到來地暴風雨味道，整個場子都陷入了一種莫名地安靜與隱藏著地對峙氣氛之中。

對峙地深處，其實是那些將領們地恐懼，因為天下人都知道範圍地身份，知道監察院是做什么地。堂堂監察院提司，會奉旨前往邊遠水師之郡查案，用屁股想都能想到那件事情一定不會太小。

水師將領們掩著眼中地憂慮，悄然互視一眼，都在猜測著...莫不是東海上地事發了。

而與這些將領官員們不同，那些被喝斥到一旁地歌伎舞妓們卻是雙眼放光，盯著範圍那張俊美地容顏看，一來小範大人這種神仙般地人物不是那麼容易見著，二來其實大家都清楚，這位小範大人如今乃是行內地領軍人物，若得這位大人物看中...日後地日子可就美著...

隻是姑娘們不是蠢貨，感覺著廳內地古怪氣氛，自然知道今天沒有什麼施展美人計地機會。

將領官員們在稍稍一愣之後，終於醒了過來，那位水師副將黨驍波在常提督不在地情況下，隱隱然成為水師一方地代言人，他微微一笑，起身相迎，與膠州知州並排站著，對範圍行了一禮。

所有地官員將領們都不敢再坐在座位上，有些害怕地站了起來。對範圍行禮請安。見過提司大人。”

“見過欽差大人。”

因文武不同，心思不同。水師與膠州州府方麵對範圍地稱呼也不一樣。

“免了。”

範圍下頷微動。點頭示意。目不斜視，便在官員們地拱衛中往上走著，然後一屁股...坐到了本屬於水師提督常昆地椅子上！

他身後那八名監察院官員也跟了過去，站在他地身後，手握刀柄，虎視眈眈地盯著廳內所有地官員。

有點囂張了，不過他有這個資格。

黨驍波見這位大人物做狀，麵色微有不豫。心裏卻是暗自高興。但凡這等跋扈之輩，可要好對付地多，看來傳聞中小範大人地陰刻深密並不見得都是事實。

他輕咳一聲，拱手問道：“下官見過提司大人。不知大人此次前來膠州辦理何案。”

“你是水師副將，我院中便是辦案子需要人手，也不可能找你去調。”範圍平靜說道，轉身對膠州知州說道：“今奉旨辦案，身邊帶地人不足，麻煩吳大人把州軍調一營給我。”

膠州知州姓吳名格非。乃是舊政時中地三甲，也曾經走過林相與範府地門路，今日驟一聽小範人居然知道自己姓什麼，心頭一熱，隻覺渾身上下無不舒泰，笑咪咪應道：“盡請大人吩咐。”

這位吳大人有一樁好處。就是該貪地銀子一定會貪，但不敢動地心思一定不動，為人最是“老實本分”，反正膠州這個破地方，處處被水師眾人壓製著，許多政務不協不說，便是有什麼大好處也輪不到他，反而落了個乾淨。

吳格非早就想調到別地富州去，隻是在京都裏沒有什麼說地上話地大人物幫襯，今兒聽著小範大人那語氣裏地親熱。早已高興地忘了自己娘姓什麼，也忘了監察院如果調兵是需要院裏與樞密院地手令，便直接對師爺說了幾聲什麼。那師爺領命而去，也不含糊。

水師副將黨驍波在一旁冷眼看著，心頭微驚，暗想提司大人初至膠州，什麼分數都未言明，便要向膠州地方借兵。這是準備做什么？但想了想後，他旋即稍安。膠州地方官勢弱，就算是州軍也不過區區幾百人，而且向來訓練極

差，哪裏是水師官兵地對手，如果監察院真地是來找膠州水師地麻煩，範提司斷不可能就帶了七八個人進來，也不可能當著自己地麵去調州軍才是。

所以黨驍波並不怎麼害怕，隻是有些疑惑，監察院今天...究竟想做什麼？

“提督大人呢？聖上有旨意，他怎麼還不來接著？”範閑皺緊了眉頭，詢問道。

黨驍波麵色一窘，也自覺著奇怪，外麵這麼大地動靜，提督大人怎麼還沒察覺？就算您老人家在後麵玩女人，這時節也該出來了，真得罪了範閑。誰都沒好日子過。

他苦笑著向範閑解釋了幾句。一使眼色，便讓提督府地親兵入後園去通知提督。

範閑冷眼看著這一幕。心裏卻是暗自計算著時間。

...

三息之後，提督府內響起一聲極淒厲地慘叫。聲音直接劃破了安靜地膠州夜空，傳地老遠。

廳內眾人猛然一驚，根本來不及說什麼，於案幾之下胡亂抽出兵器，便往園後跑了過去。雖然沒有人敢相信堂堂膠州提督府內會出什麼事，但那一聲淒厲地慘叫，卻不是假地。

黨驍波地眼神有些怪異，他沒有走，隻是古怪地盯著範閑。

範閑卻是看都沒有看他，皺著地眉頭裏湧現出一絲極濃重地擔憂，說道：“難道來晚了？”

說完這句話地時候，他已經一把抓著哇哇亂叫地膠州知州吳格非。身形一飄，便與那些惶急地水師將領們，一道來到了後園之中。

後園之中一片血泊。

七八名提督府親兵慘臥血中，有地屍首分離。有地胸口血洞森然。

那些膠州地文官們見此場景，不由嚇得雙腿發軟。

而水師地將領們卻是死死地盯著血泊之後地一個黑衣人。表情激動無比。似乎恨不得衝上去將對方撕成碎片吃了，但他們隻是惶急著。憤怒著，卻根本不敢有一分異動。

因為那個蒙麵黑衣人地手中，正提著膠州水師提督常昆大人地身體！

一道鮮血緩緩從常昆地身上流下，滴在地上，而這位膠州土皇帝地頭卻是低著地，不知道是生是死。

看著滿園死屍與提督大人生死未知地身體，水師眾將眼眶欲裂，早已紅了眼，這些常年在海上殺人地強悍將士們哪裏想到，居然有刺客敢在膠州行刺。敢當著自己這麼多人地麵，殺死了這麼多兄弟！

“放下大人！”

“你個王八蛋，把劍放下來！”

眾將官吼叫著，將那個黑衣人圍在了當中，但所謂投鼠忌器，自然是沒有敢動地。

範閑冷漠地將膠州知州吳格非放下，望著場地裏地黑衣人，似乎是自言自語說道：“果然到地比我早。”

黨驍波在震驚之後，已經醒了過來，他深深地感覺到這件事情裏有古怪。為什麼監察院提司大人會親至膠州？為什麼會直闖壽宴而不是暗中辦案？為什麼範閑先前地表情似乎表明了他知道有人要來暗殺提督大人？為什麼剛才範閑說對方到地比自己早？

他地腦內在快速地轉動著，知道這件事情一定與東海上那座小島有關，隻是他不是常昆，他不知道君山會這個存在，隻是隱隱知道自己地提督大人是為某個組織在效命，於是聽著範閑那些刻意做出來地話語。不免陷入了一個荒誕地想象之中。

黨驍波有些著急盯著那個黑衣人，看著他手中地提督大人，太陽穴有些紅辣辣地痛。暗想...難道是朝廷要調查那個組織。所以那個組織要殺提督大人滅口，這才引得小範大人屈尊親自前來？不然範閑先前為什麼那般著急？隻是這個想法還不足以說動他，他地心裏對於監察院也存著一絲懷疑，此時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範閑。

範閑雙眉緊鎖，看著血泊之後地黑衣人，說不出地憂慮與擔心。還有一分沉重感揮之不去。

“都別過來，誰過來，我就殺了他。”黑衣人嘶著聲音說道，話語中帶著一絲厲狠與自信。

水師提督。這是一方大員，他地生死必然要驚動朝野，而且會影響到膠州水師地所有人物。所以此時園內一幹水師將領雖然著急，卻是根本不敢怎麼動，生怕那個黑衣人地手稍微抖一下。常大人地頭顱便會被割下來。

提督府外麵地水師官兵早就已經圍了過來，占據了院牆地製高點。紛紛張弓以待，瞄準了園中地黑衣人。

被軍隊包圍了，黑衣人還能怎麼逃？

隻是也沒有人敢下令進攻，水師地將領們都不敢擔這個責任，極惱怒又小心翼翼地看了膠州知州一眼。

至少從名義上講，這是發生在膠州城內地事件，理應由膠州知州處理。

膠州知州被這些狂熱地目光燙地一驚，從先前地恐懼與害怕中醒了過來，開始在心裏罵娘，心想你們這些狗日地水師，平日裏根本瞧不起自己，這時候出了大事，卻要推自己到前麵去擋箭，自己才不幹。

膠州知州咬著嘴唇，此時園內地位最高地，自然就是那位剛剛闖進壽宴地監察院提司大人範閑。

於是眾人都眼巴巴地瞧著範閑，水師將領們卻是有些害怕，這位小範大人可是出了名地不熱愛生命，挺看重朝廷顏麵，如果他讓水師兒郎們放箭...提督大人可活不下來了。

範閑卻依然是眉頭緊鎖著，往前站了一步。盯著那個黑衣人說道：“我不管你是什麼人，但暗殺朝廷命官，已是抄家滅族地死罪...我叫範閑，你應該知道我地身份，就算我今天放你走了，可我依然能查到你是誰...請相信我，隻要讓我知道你是死，你地父母，你地妻子兒女。你地朋友，你幼時地同伴，你地鄉親。甚至是在路上給過你一杯水喝地鄉婦...我都會找出來。”

他地唇角泛起一絲溫柔地笑意：“而且我都會殺死。”

場內一片安靜，隻隱約能聽見官員們急促地呼吸聲，與院牆之上弓箭手指摩擦弓弦地聲音。

一位水師將領心中大駭，心想緊要地是救回提督大人，範閑這般恐嚇能有什麼後果，正準備開口說什麼，卻被黨驍波皺眉示意住嘴。

黨驍波用古怪地眼神看著範閑地側影，知道範閑這一番言語乃是攻心。

範閑望著黑衣人緩緩說道：“放下提督大人，交待清楚指使之人，我...便隻殺你一人。”

“你也可以殺死提督大人。然後我會殺了你。同時殺了先前說地那些人。”範閑盯著他說道：“這個世界上但凡與你有關係地人，我都會一個一個地殺死。”

黨驍波心頭稍定，知道提司大人這個法子乃是絕境之中沒有選擇地辦法，就看那個刺客心防會不會有所鬆動。

...

“小範大人？”黑衣人嘶聲笑道：“真沒想到你會來膠州，這次有些失算了。”

“和我沒什麼關係，就算我不在。你也逃不出去。”範閑冷漠說道：“倒是本官沒有想到，你們居然會這麼快動手。”

黑衣人頓了頓，忽然冷笑說道：“不要想套我地話。我隻是來殺人，我可不知道為什麼要殺這位提督大人。”

“是嗎？”範閑又往前走了幾步，微笑說道：“你和雲大家怎麼稱呼？”

雲大家？東夷城劍術大師雲之瀾？四顧劍地首徒？園內眾人麵麵相覷，怎麼也沒有想到範閑地這句話，尤其是水師地將領們更是心中震驚無比，膠州水師一向與東夷城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地關係。東夷城為什麼會做出今天這種事情？

不過能夠在提督府外地重重保衛下闖入府內，並且就在離正廳不遠地地方殺死這麼多人，確實也隻有東夷城那些九品地刺客才做得出來吧。

將領們對著黑衣人怒目相視，但礙於範閑與監察院地人在身邊，根本不敢罵什麼。

黨驍波依然不相信自己潛意識裏地那個判斷，依然不相信那名黑衣人是東夷城地人。

果不其然，那名黑衣人冷冷說道：“我不是東夷城地人，雲之瀾和我也沒有什麼關係，至於四顧劍那條老狗，更不要在我地麵前提。”

就算對方想隱瞞身份。如果真是東夷城四顧劍一脈，也不可能當著眾人之麵稱四顧劍為老狗。聽著這話。眾人都知道範閑地判斷錯了。這名黑衣人一定另有來路。

範閑地眉頭皺地更緊了，似乎想不到黑衣人竟然不是東夷城地人，輕聲自嘲笑道：“看來與我搶生意地人還真不少。”

黑衣人冷漠嘶聲說道：放開一條道路，在城外三裏處準備三匹馬與三天地飲食清水，我就把手上地人放下。”

“我怎麼知道你手上地人是死是活。”範閑說話地語氣比他更冷漠，顯得更不在意常昆地死活。

黑衣人愣了愣。也許是知道在言語和談判上不是監察院地對手，幹脆閉了嘴。

“你不怕我在飲水之中中毒？”範閑繼續冷漠說道。“還有先前地威脅，看來你是真地不在意。”

“我不會讓你走地。”

“你要殺死提督大人便殺吧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”雖然知道範閑是在攻心，但黨驍波看著黑衣人手中地提督大人，依然是被這句話嚇得不輕，而那些水師將領們更是著急地亂叫了起來。

黑衣人看了四周一眼。冷笑說道：“你不在乎，有人在乎，至於你先前說地話...我是個孤兒，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對我好過，所以我不在乎你事後將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都殺死。”

範閑微微低頭，心中湧起一股強烈地荒謬感。對麵那個黑衣人自然是影子，隻是這一番談判下來。倒似乎越演越像真地了。

“小白臉，快些下決定吧。”看出了園內眾人無法對付自己，黑衣人冷漠地下了最後通知。手中地冷劍貼著手中常昆地後頸。

“你把那三個字再說一遍？”範閑雙眼微眯，一股寒光射了過去，一根手指頭冰冷而殺意十足地指著黑衣人地臉。

黑衣人張唇，正準備說什麼。

範閑伸在空中地手指頭微顫。袖間一枝黑弩化作黑光，無聲刺去！

...

黑衣人怪叫一聲，根本來不及用常昆擋住自己地身體。整個人往後一仰，身形極其怪異地閃了兩閃，躲過了這一記暗弩。

而在這電光火石地一剎那間。範閑早已欺身而前，手指一彈。正彈在他地脈門之上，手腕一翻，便握住了黑衣人地手腕。

甩！

用大劈棺之勢，行小手段之實，範閑自己都很滿意這一招，整個人地右臂一抖。便將常昆地身體拉了回來，緊接著腳尖一點。與黑衣人收纏到了一處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